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 斗

冯玉奇◎著

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  
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  
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  
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  
民國通俗小說典藏文庫



中国文史出版社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 斗

冯玉奇◎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斗 / 冯玉奇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8.3

(民国通俗小说典藏文库·冯玉奇卷)

ISBN 978 - 7 - 5205 - 0054 - 8

I. ①斗… II. ①冯…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现代  
IV. ①I24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10337 号

---

点 校: 清寒树 旷 野  
责任编辑: 蔡晓欧

---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 100811

电 话: 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 010 - 66192703

印 装: 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20 × 1020 1/16

印 张: 14 字数: 146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2.00 元

---

文史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 目 录

第一回 .....	1
第二回 .....	25
第三回 .....	46
第四回 .....	76
第五回 .....	101
第六回 .....	122
第七回 .....	149
第八回 .....	177
附 录 从鸳鸯蝴蝶派谈到冯玉奇小说 .....	裴效维 199

## 第一回

九月十八日夜里，日兵侵占了我们出产丰富的东三省。第二天早晨，我国各地的报纸上都登载了这令人伤心的消息，全国人士无不怒发冲冠，摩拳擦掌，预备跟鬼子拼一个你死我活。北平清华大学里的两个东北学生，一个是孔仲林，一个是张有义，他们自从接到家里来信，知道故乡形势恶化消息之后，心里就大为忧愁。所以每天早晨起来，第一步工作，就是翻阅报纸，关心东北的局势。九月十九日早晨，仲林和有义在阅报室内先瞧到报上挺大的标题是：“日兵侵占东三省，沈阳城漫天大火，满城血红！”瞧了这标题，好像是一枚利箭，刺穿了每个爱国青年的心房，尤其是仲林和有义的心头，痛若刀割，一时“啊”了一声，咬牙切齿，几乎五脏俱裂地晕厥过去。但他们立刻又镇静了态度，急急地瞧其内容道：

### 沈阳十八日电

近月来日兵时在我边境做大规模之演习，且皆实弹

露营，百姓虽已司空见惯，然亦时感惴惴不安。

至十五日夜，日兵人数突增，我警察厅曾国雄厅长，见日兵颇有野心之企图，遂即向少帅请示，决予以迎头痛击，保卫国土。不料少帅年幼，沉湎酒色，以为日军不过演习而已，遂不介意。缘是日兵见机可乘，于是十八日夜间，竟发炮开枪，以土匪盗贼之姿态，向沈阳城做猛烈之进攻，且派大队飞机，滥施轰炸。

曾厅长与曹仁奎旅长即率领全部军警，前往抵拒，身先士卒，浴血抗战，其忠诚之精神，实令人堪钦。奈众寡悬殊，终于杀身成仁，三军尽皆为国牺牲。闻曾厅长之公馆，亦中炮弹，尽化灰烬矣！故其家属，亦全数殉难。

日兵自攻进城后，杀人放火，奸淫掳掠，满城大火，混乱之情形，惨不忍睹。有美籍女教徒一名，亦遭日寇淫辱惨死。如此残酷卑劣惨无人道之行动，实在有违国际公法，故我当局已向国际联盟会呼吁求援，以制裁日本之不法云。

仲林、有义瞧完了这段消息，两人的脸上不觉惨无人色，又愤又痛，又恨又悲，不约而同地把拳头在桌子上重重地一击，大骂道：

“他妈的！鬼子如此可恶，真叫人恨不得生啖其肉，痛饮其血！照此看来，鬼子所到之处，玉石俱焚，你我之家庭不是怕也完了吗？”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那当然是凶多吉少……”

有义无限沉痛的样子，悲哀地回答。仲林好像发狂般地跳了起来，涨红了脸，说道：

“家破人亡，那么我们还读什么劳什子的书呢？我要回去，我要去看看这破碎的故乡，我……要去望望我年老的爸爸！”

“仲林，你的感情不要激动得太厉害吧！请你用冷静的头脑来细细地想一想，故乡既然发生了这样的惨变，可想而知，不要说交通完全断绝，恐怕连电报邮件都不通了吧！你固然无从回乡，即使让你回到故乡，你又有什么能力跟敌人去拼？万一给鬼子一枪打死，我试问你，你死得有什么价值呢？至于我们的家庭，就说已化了炮灰，你我回家也是毫无用处。不过我们到底还不能肯定，也许我们的家庭还好好地存在着，那么我们回到家里，恐怕也要受到爸爸责骂的。因为你我的爸爸，他们预备写信吩咐我们，不是叫我们安心在平求学，切不要重入虎口去吗？”

有义见仲林莫名其妙地竟向外面直奔了，这就明白他多半是为了瞧到曾静全家遭难的消息，所以神经受到了过分的刺激，使他有些疯狂的态度，于是连忙拉住了他，低低地跟他说出了这一番劝告的话。仲林听了，方才把疯狂的神情慢慢地平静下来。他深长地叹了一口气，眼泪夺眶流到颊上，惨然地说道：

“那么我们怎么办呢？”

“还能怎么办？我们也只有忍悲含泪地等待着时机，终有一天会让我们到前线杀鬼子去的。”

有义凄凉地回答，他想到了家中父母的存亡未卜，忍不住也悲痛地流下泪来了。这时阅报室内许多同学也都已得知了这个消

息，大家无不愤怒万分，一时议论纷纷，有的主张到街上去游行，以便激动民心，有的主张派代表到南京去，向政府请愿，赶快发兵去夺回东北。仲林也很赞成他们的提议，意欲领导他们实行起来。但张有义却不以为然，把仲林悄悄地拉到了外面，说道：

“仲林，我认为这些都不是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因为这些工作所得的效力是极微极微的。尤其是荒废了学业，东奔西走地去乱闯，那就更没有价值。”

“可是，国家已到了这么危急的时候，试问读了书，是否能挽救得了中国？是否能夺回我们的故乡呢？”

仲林听有义这么说，反觉得他没有一些血气，所以恨恨地向他问出了这两句话。有义明白他的意思，忍不住微微地一笑，也怪俏皮地问道：

“那么光是到街上去游行，到南京去请愿，是否就能挽救中国，夺回咱们的故乡呢？”

“这……这……我想至少能唤起民众，使一班醉生梦死的人可以醒一醒头脑！有义，我真不懂你是什么意思？难道你对于家乡的沦陷，父母的存亡不知，竟一些也不着急吗？”

仲林被有义问住了，一时几乎答不上话来，但立刻皱了眉尖，用了责问的语气，向他恨恨地说。有义拍拍他肩胛，认真地说道：

“好兄弟，的确，你是不懂得我心中的意思……”

“那么你是什么意思呢？”

有义还没有说完，仲林先急急地追问。有义知道他心中是急



得怎一份样儿的程度，遂笑了一笑之后，用了严肃的态度，握紧了拳头，坚毅地说道：

“告诉你，我们要干得痛痛快快，切切实实地干一下子！不痛不痒，而徒费精神的事情，我们是不干的。”

“好！你预备怎么样干？只要你说出好主意来，赴汤蹈火，我决定跟你一块儿干！”

“第一，我得先问你，你会开枪吗？”

“我……我……没有受过军训，我……怎么会开枪？”

仲林被他这一句话倒是问窘住了，这就红了脸，支支吾吾地回答。有义一本正经的表情，望着他说道：

“那么你终不能光着两手去杀鬼子，去夺回我们家乡的呀！所以我说凭一时之勇，那是没有用的。仲林，假使我们要达到杀敌的愿望，我们只有离开这儿，投考陆军军官学校去！”

“对！对！对极了！有义，我们马上去投考吧！”

仲林的脸上这才浮现出一丝兴奋的笑容来，把有义的手握住了，紧紧地摇撼了一阵，似乎迫不及待的样子，赞成地回答。有义倒忍不住好笑起来，说道：

“你这人脾气现在怎么变得这样的急躁？说去就去，事情也没有这么容易的，也得先打听打听陆军校的章程，是不是随时随刻都可以投考进去的？否则，徒劳往返，那也不大妥当吧？”

“你这话倒也有理，那么我们打听明白了后，再作道理吧！”

两人正在说话，上课钟敲了起来，于是便匆匆地走进教室来了。谁知到了教室内，见里面同学的人数却是极少，连三分之一都不到。有义当然很奇怪，急问了其他的同学，方才知大半爱

活动的同学都在大礼堂上开会，预备立刻召集全市的大中学校的学生，到街上去游行示威，请求政府即日出兵与日本开战。有义知道剩在教室里的同学都是一部分安分守己胆子小的青年，于是对他们劝告，说多数同学既已发动爱国的行动，你们虽不参加，但也不要到教室里来听请，因为这样恐怕要被多数同学攻击为冷血动物的。在教室内的同学们听了这话，觉得倒也有理，于是一哄而散，有的回宿舍去了。等教授到来，教室里早已连一个学生的影子都没有了。

有义仲林回到宿舍，两人呆呆地坐着，默默无语地相对出了一会子神，他们这时心里都觉得非常的紊乱，一颗心好像有针在刺一样的难受和疼痛。尤其是仲林心里，想到了曾静全家死难的消息，他的热泪又在眼眶子里涌了上来。有义见了，便向他说道：

“不要流泪，这个时代你流眼泪，没有人会来同情你的，我们闷在屋子里也不是一个道理，你跟我一同到大礼堂去听听消息吧！”

“我……此刻精神一些没有，你给我坐在这儿休息一会儿，我不去了。”

仲林虽然是伸手抹去了眼泪，但他还是一副悲伤的神情低低地说。有义遂站起身子，管自地走出房外去了。仲林等有义走后，他在抽屉内取出一页曾静的小照来。这是分别的时候，曾静送给他留作纪念的，想不到如今竟然只剩了那张小影，再不能见到她的人了。仲林呆呆地望着浅笑含颦、美目流盼那张曾静的玉照，尤其是那个深深的酒窝儿，实在是媚人到了极点。他有些似

醉如痴的样子，自言自语地说道：

“曾静，你……难道真的死于敌人的炮火之下了吗？从此世界上难道真的再也找不到你这个娇小玲珑的姑娘了吗？唉！红颜薄命，想不到这句话，竟成千古不灭的讖语了，天心亦何太酷呢？”

仲林自言自语地说到这里，由不得声泪俱坠。一会儿他又取出曾静最后写给他的一封信，展开信笺，看到后面一段，他的眼泪益发大颗地滚了下来，遂哽咽地念道：

倘野心家果真兽性勃发，我父决率领东北军警，予以迎头痛击，叱咤风云，山河变色！嗟呼！东北数千万之生灵，将受战神残酷之荼毒也。言念及此，痛愤不已，唯望局势勿趋恶化，战事或可幸免。不然，我等远隔天涯，今生有无相逢之日，殊属渺茫，君闻斯语，当亦不胜惆怅耳……

仲林念到这里，如何还能念得下去。心中暗想：曾静在写信的时候，可见她已料到今日有死于炮火中的危险。一时伸手连连打了自己两下额角，觉得曾静的性命是自己害了她的。因为谢安琪曾经对我说过，她要我写信给爸爸，并叫我把曾静也一同接到北平她家中去暂时躲避一个时期。假使当初我肯接受她一片热心的互助，说不定我家里的人和曾静都会动身来平，那么曾静固然不会死于炮火之中，就是我爸爸、哥哥等我如今也不会再忧愁他们生死未卜的危险了。仲林这样想着，自然悔恨不已。但仔细一

想，觉得自己所思忖的也无非是单方面的意思，因为曾静的爸爸是个官场中人，他平日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人，他是个忠诚为国的好地方上的好官，那么国家一旦有了危急，他当然抱了与城共存亡的决心。至于曾静呢，她是个纯孝的好女儿，我纵然写信去叫她到北平来避难，恐怕她也未必肯抛弃父母，一个人逃性命的。再说到我的爸爸，他老人家的脾气，我做儿子的如何还会不晓得？他平生孤洁成性，况且田地房产都在家乡，他岂肯老老小小糊里糊涂地就动身到北平来打扰素昧平生的人家府上来呢？仲林东忖忖，西想想，又觉得这事实上也怨不了自己。总而言之，是敌人太无公理，不该野心勃勃地侵略我国土地，害得我们同胞流离失所，骨肉分离，造成了悲惨的命运。想到这里，不禁以拳击桌，大声地叫道：

“该死的敌人，我与汝势不两立，今生若不报此仇，何以对得住东北遭难的父老和好友呢？曾静，凭你的英魂不远，保佑我顺利地踏上杀敌之路吧！”

这时的仲林，一个人好似在演戏的样子，一会儿愤愤地骂，一会儿喃喃地祝告，大有疯疯癫癫的神气。他把曾静的照相和那封信又十分爱护地藏入抽屉，觉得自己和曾静近五六年来 的友谊，就只有这封信和那张照片算是终身的纪念物了。他呆呆地出了一会儿神，忽然提起笔来，含了热泪，簌簌地写道：

#### 其一

负笈金台身作客，霹雳一声惊魂魄。

虎狼入室噬人毒，无限头颅成白骨。

其二

火烧沈阳满城红，噩耗传来心悲痛。  
老父存亡尚未卜，泪滴青衫恨无穷。

其三

可怜九月十八夜，东北风云起龙蛇。  
母为殉夫父殉国，卿卿热血流黄沙。

其四

为国牺牲壮烈冠，三军惨淡尽悲酸。  
狂澜已倒谁能挽？白山黑水一齐完。

其五

心存报国欲从戎，壮志杀敌一般同。  
破碎家乡系人念，何日如愿去冲锋？

仲林把满腔的情绪，一口气地写成了五首七绝，他只觉一股子辛酸，触入鼻端，眼泪滚滚地落下来，湿了笺纸上一大摊。正在这个时候，忽听门外笃笃的有人敲了两下。仲林连忙拭去了泪痕，低低地问道：

“是谁？”

“是我，安琪。”

“哦！谢小姐，你请进来吧！”

门外是个女子的声音，轻柔地自报了名字回答。仲林方才知是谢安琪来了，她前几天曾经生过病，这星期没有上学校来读书，原是请了病假在家中休养。但她此刻忽然到校中来找我，可想她是为了也瞧到报上消息，所以来安慰自己的意思，这在仲林

心里当然表示非常感激，遂站起身子，连忙急急地回答。随了仲林的请她进来这句话后，安琪便悄悄地推门而入。她的脸上并不施什么脂粉，是因为病后的缘故，所以两颊更显清瘦而淡白，她很抑郁的神情，秋波逗了仲林一瞥凄怨的目光，低低地叫了一声孔先生。仲林不知她到底是为什么而来的，遂低声问道：

“你的病完全复原了吗？”

“我全好了。”

“你为什么不在家里多休养休养？此刻到学校有什么事情吗？”

“我心里很不放心你，所以特地来看望你的。”

安琪听他这样问自己，遂显出很难受的神气，温情地说。仲林起初听了这话，倒是不禁为之愕然。但仔细一想，方才知道她是怕引起自己的伤心，所以用另一种方式来回答这两句话。一时深感她病才初愈而这样多情地关怀着自己，遂脉脉含情地望了她一眼，却是没有作答，颓伤地摇摇头，忍不住深深地叹了一口气，眼皮几乎又要润湿起来。安琪走近他的身旁，纤手按到他的肩胛上去，轻声安慰他说道：

“事到如此，又有什么办法呢？十三日那一天，你要如肯听从我的劝告，也许他们此刻已在这儿过日子了呢！”

在仲林的心中，刚才已经对于这一点表示悔恨，如今又被安琪一提起，他心头益发感到无限的歉疚和悲痛，因此满眶子眼泪再也忍熬不住地流了下来，哽咽着说道：

“我想不到战争会发生得那么快，就是 I 听从你的话，写信去叫他们到北平来，在你府上暂时躲避一下，我猜想他们也不见

得会马上动身就来的。所以这个劫数，他们却再也逃不了！”

“我希望你一家人安安全全的没有遭到意外的惨变，吉人天相，老天一定会保佑他们太太平平的。所以你也不必过分的着急，因为徒然悲伤，也是没有什么用的。”

安琪见他满面是泪，女孩儿家心肠本是软弱弱的，因此眼皮也红了起来，用了虔诚的口吻，颤抖地说。仲林叹息道：

“这希望是多么的渺茫呢！想鬼子惨无人道，到处杀人放火，可怜我们东北同胞哪一个能逃得了他们的残杀？所以我恨不得飞回故乡，去瞧瞧我年老的爸爸。”

“但事实上怎么能够呢？恐怕交通已完全断绝了吧。”

安琪颦锁了翠眉，低低地说。她的明眸偶然见到写字桌上放着的那张诗笺，遂走上去拿来看了一遍。见第一首中所述，无非是战事突然发生，仿佛晴天霹雳，东北人民将在敌人铁蹄下，受尽痛苦而死的意思。第二首中是在忧愁他家里的父兄等人，生死尚未知道。第三首内是在哀悼曾厅长全家殉难，他主要的当然是伤心未婚妻曾静的意思。再看第四五两首的诗句，她的芳心顿时像小鹿般地乱撞起来，淡白的两颊，也会透现了一层焦急的红晕，回身望了仲林一眼，关切地问道：

“孔先生，你……你……难道预备当兵去吗？”

“是的，我和有义都有这个志愿，我们要替东北的同胞报仇去！”

仲林涨红了脸，怒气冲冲地回答，他脸上是显现了杀气腾腾的样子。安琪走上去，紧紧地握住他的手，点点头说道：

“你真有血性，你真有勇气！不过，你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

的读书人，你如何有能力捐了枪杆子去打仗呢？所以我劝你不要太性急，凭一时之勇，去做无谓的牺牲，那是太可惜了。因为你将来的才干，绝不是这一点子临阵冲锋的小才。我希望你努力学业，在艰苦之中力求深造，那么将来可以成为国家的栋梁，希望你能够创造一个新的中国！”

“你……你……所说的真所谓远水救不得近火，瞧我们的家乡已被敌人毁了，瞧我们的同胞已被敌人残杀完了！你还叫我不太性急，难道等中国完全亡于敌人之手再起来反抗吗？那时候再性急恐怕也来不及了。”

安琪被仲林声色俱厉地抢白了顿，一时满面羞愧，连耳根子都几乎红了起来，这就双泪交流地说道：

“我并不是叫你不要爱国，我的意思，你应该留着有用的身子，将来好好地替国家干一些更重大的工作。孔先生，上前线去杀敌，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况且你大材小用，岂非是国家的损失？”

“哼！你把我当作什么了不起的人才看待呢？我现在心中，并不希望将来做大事，掌大权！我的心中是只希望能够杀死一个敌人，那么我纵然是粉身碎骨，死亦瞑目了。假使我们四万万同胞，个人抱了一个换一个的决心，老实说，小小三岛之地的倭奴，不是早就灭种了吗？那么我们堂堂的中国，也就再不会时常地受到矮子的侵略和侮辱了！”

仲林冷笑了一声，他心中真有无数的愤怒和隐痛，遂握紧拳头，激昂地说，他仿佛马上就得起跟敌人去拼命的样子。安琪因为本身是个官家之女，所以听了仲林的话，益发感到有些羞愧，遂



叹了一口气说道：

“你的话固然很不错，但现在时代不同，绝不是凭气力大人多就可以取胜的。在这科学昌明的时代，一切都用机械化来称霸于世的。我以为你一无军事知识倒也不要说它，单凭你光着两手去杀敌，恐怕也是白白地送命吧！”

“那当然，我在事先当然也有个考虑，所以我和有义已经决定了主意，预备马上投考军官学校去！”

仲林点点头，方才把他们的计划说了出来。安琪凝眸含颦地瞟了他一眼，低低地说道：

“不过你们此刻去插班，恐怕学校里已不收学生了吧？”

“也许有义他有办法的。”

安琪这句话听到仲林的耳朵里，他心里虽然也感到有些忧愁，不过他还并不表示绝望地回答。安琪沉吟了一会儿，说道：

“假使你们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也许可以给你们想些办法。”

“哦！你……你……想什么办法呢？”

仲林倒是感觉着意外的惊喜，他情不自禁地去握住安琪的手，急急地问。安琪觉得他会自动地来握自己的手，这实在还是第一次，她芳心里不免荡漾了一下，遂扬了眉毛，微微地笑道：

“因为黄埔军官学校的教务主任张学海是我爸爸的换帖弟兄，假使你们一定要达到这个志愿的话，我可以跟爸爸去商量，请他老人家备一封介绍信，给你们带了去见张学海大叔，那一定没有什么问题了。”

“真的吗？那好极了，我想就拜托你帮我们一些忙好不好？”